

忠 裕 堂 集



中華書局

忠裕堂集

申涵盼著

叢書集成初編

忠裕堂集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此據畿輔叢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 原序

予爲童子時嘗慨然曰人生讀書舉進士成名於豈足矣至於一命之榮皆足自效而何擇焉旣長游京師見官禁院爲天子貴近臣者裘馬翩翩意氣自得又慨然曰官必至翰林而始榮也及讀古人書見歐陽公言朝廷之官皆可雜以他才處之唯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又慨然曰翰林之所重者在此而不專以向之所云也自古翰林而能文章者莫如歐陽修蘇軾故其文旣取重於當時復流傳至今日雖妄愚人不知文義者無不能道其名字予思二公卽非翰林其文亦必可貴苟第以翰林爲榮也則自古及今可榮者何獨二公也申子隨叔連第春官官翰林檢討日刻苦爲文自記傳書序以及碑銘雜著體無不備詞無不工豈非不以向之所云者爲榮而有慕乎二公之所爲者耶然吾又聞二公嘗日經濟與文章相表裏他不具述卽如歐公通鑑一書煥爛千餘言反復利害洞悉事機而蘇公上神宗一書亦煥爛千餘言痛陳旣政骨鲠之氣凜然筆端他日二公之建樹卒能如其書之所言今隨叔將第於其文求之乎於此亦豈有意乎如予者連困公車近始得一如童子時之願而顧瞻玉堂如在天上雖亦慕二公之文嘗亦擬其所爲書欲上之天子而林泉偃蹇其路無由今隨叔旣有其才又居其地深願隨叔審處之也予與隨叔同舉孝廉十年以來朋友之愛過於弟昆故於其文不以誦而以規者猶欲附古人之誼相與有成知隨叔之不我棄也噫隨叔豈可量哉

昆陵年弟陳玉璉叔峰撰

# 忠裕堂集

永年申涵暉著

## 恭應

殿試制策一道

臣聞開創固難。守成更難。非真守成之難於開創也。開創之君。應運崛起。百戰而有天下。迨乎登五位。總萬幾。其於民情風俗。吏治兵戎之事。習之已熟。故倉卒無過舉。卽禮樂文章間有未備。尚可以藉口草創。待諸後人。守成之君。席祖宗舊業。端拱稱朕。目不辨稼穡。足不履畎畝。手不程衡石。身不親行陣。行一事而利害相半。任一官而賢否未分。卽夙夜冰兢。不遑日昃。尙有履盛危明之懼。況乎晏安是耽哉。是以開創多由於天授。而守成全恃乎人力。開創之難。其事顯而易見。守成之難。其機隱而易忽。開創者知守成之難。則規模宜定。守成者知開創之難。則紹述爲先。若恃明作之才。而弁髦乎故典。紛更之下。必致叢奸。天下被多事之害。耽因循之習。而株守乎舊章。叢脞之餘。必至滋玩。天下深無事之憂。試觀三代而下。漢唐宋之立國。初政皆有可觀。而嗣服者數百年間。僅傳文景貞觀慶歷數君。故曰守成難於開創也。欽惟皇帝陛下。具大有爲之略。存不忍人之心。定九鼎於乾符。豫唐堯之八歲。體一元於離照。當周成之五齡。祿烏衍長祥。應五百年興王之運。鑄京承燕翼。繼十八載太平之基。登極數月以來。良法美意。次第舉

行固已祇承先猷茂登上理矣然猶聖慮周詳俯垂清問誠古帝王咨疇訪洛之虛懷也臣竊伏蓬藪志願輸忠凡生平之間見有知焉而不敢言焉而不敢盡者今幸對天顏於咫尺敢不借箸前籌對揚休命於萬一乎臣聞天生萬物不能自理而命聖人以理之故書曰作之君作之師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是知君者天之子也民之主也百神庶績之所受裁也夫以一人之身居九重之上而爲天之子民之主百神庶績所受裁其任可謂重且大矣況皇帝當臨御之始天命眷顧方新人心仰望倍切治忽否泰之機間不容髮而太祖之鴻基太宗之偉業以及世祖之創造艱難皆此焉繫誠不可不慎厥初矣粵稽古昔其君臣告戒率留意於正始之謨董仲舒則策天人王吉則論風化匡衡則崇德政貢禹則勸節儉至於魏徵之十漸司馬光之三劄程顥稽古正學朱熹誠意正心之說雖言人人殊而皆上關君德下裨民生似宜奉爲龜鑑第已往陳言難以膠執譬之醫然古方恐未當於時症也伏讀制策有曰繼治之道首重典章今紀綱法度雖已彰明然因革損益豈無順時制宜者何如酌定章程以爲萬世之規與臣聞從古無百年不變之法聖人有隨時通變之權忠實文之異尚寅子丑之異時貢助徵之異制非夏商周惡同而好異時爲之也時在則易地皆然也今之紀綱不患不明而患在廢弛法度不患不立而患在玩愒朝下一令而暮已更矣彼用一例而此復歧矣品級考屢易而未見畫一賦役全書頻煩而未見奉行車服混淆貴賤莫辨軍需那借庚癸時呼訟獄有覆盆之冤河工爲築舍之計六部大臣膺高爵糜厚糈徒循故事以文移相往復有無一實心任事之臣夫官納於邪吏售其奸民無所措手足卽行之一時尙無定

見又何有於萬世哉。爲今之計。非懲創而振刷之不可。古云。有治人。無治法。世祖十八年間。何法不備。卽以懲創振刷爲順時制宜之妙用可矣。伏讀制策有云。閭閻愉猝。視吏治汚隆。風俗淳龐。由人心邪正。誠端本窮原之要論也。百寮庶司。莫非爲斯民請命而最切者。則惟守令。故漢明帝言。郎官非其人。則殃民。唐元宗自擇知州刺史。蓋守令父母也。民猶子也。子有痛癢憂患。則父母亦從而痛癢憂患之。今且竭其膏血矣。攘其貨財矣。戕其性命矣。人非無良。胡此其極。必流品之未清也。勸懲之未當也。不則上而監司。而督撫。有中制之者也。有迫挾之者也。反此數者。而痛癢憂患相關矣。痛癢憂患相關。而民自父母視之矣。守令皆賢。卽異時耳目喉舌之選。不但益於百姓也。雖然今日之百姓。亦不古久矣。唐虞之世。民多愚。愚則教化易入。秦漢之世。民多智。智則狙詐日生。非愚也。風俗之厚也。非智也。風俗之薄也。夫民爲邦本。而可自聽其厚薄哉。其所以厚薄者。人心爲之也。人心奢則好利。險則好訟。逸則好淫。戾則好亂。延染因循。遂成積重難返之勢。誠重學校以勸君子。嚴法令以制小人。人自蒸蒸不變。日趨於古矣。若夫月吉縣書。畫地爲獄。此上古之治法。今不可行也。至於我國家定業滅亂。資於師武臣之力居多。今制策又諱諱。以此下詢。可謂安不忘危。聽鼓鼙而思將帥矣。夫取人之膏力性命。而試之於干戈鋒鏑之間。其事危且難。使不有操縱駕馭之術。其孰肯效死爲國。臣儒生也。不知兵事。然嘗按諸古法。得其一二。竊謂漢人與滿洲不同。滿洲皆從龍助舊。宜永帶礪之盟位。不妨在諸文臣上。漢人非起於行伍。則試之郡縣。皆無藉者。以從戎爲借徑。若賞格節制等。於開國初發文武並重之說。久且武日重而文日輕。唐之藩鎮可鑒也。

陸賈有言。將相調和。則士豫附。溝漢固宣一體。新舊亦應異制。但可使文武有相維之法。不可使文武有相凌之勢。至嚴賞罰勤訓練。古法具在。固可按籍而得之矣。凡此皆守成之要務。今日之時宜也。抑臣更  
有進焉。堯兢舜業。禹惜陰湯日躋。文武緝熙軌競。乃成二帝三王之治。是知本原之地在朝廷。朝廷清明。  
則天下熙皞。皇帝欲培君德。莫如勤聖學。勤聖學莫如開經筵。經筵一開。日與儒臣相討論。明古今之得  
失。鑿天下之利病。尊所知而力行之。於是定紀綱。立法度。清吏治。正人心。偃武修文。垂之萬世。無難矣。伏  
願皇帝深留聖意。不棄芻蕘。節取一。得以裨法祖。承天之萬一。則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關鹽

丁未會  
程第五  
摺

天下有一利焉。即有一害伏之。若其爲利既久。則爲害益多。所貴審利害之宜。而毅然釐剔於其間。則有  
治人無治法之通論也。如因關立市。煮海爲鹽。非古人抑末適用之初意哉。然居今日而尙以抑末適用  
爲言。迂矣。獨是小民以心計博錙銖。上必欲竭其澤而漁之。縱使有裨於國。且不可。何況乎其困則俱困  
也。今皇帝撤關差歸司道。遣巡鹽有專官似矣。顧關鹽之爲利雖同。而關鹽之爲害則異。關唯恐其不聚。  
鹽唯恐其不散。關唯恐其少所入。鹽唯恐其少所出。任關鹽者。但能上體國下恤民。而置一己於度外。則  
其法可久。又不必問其爲部員。爲司道。爲兼攝。爲專官也。今撤者撤矣。撤何意也。曰欲便商。差者差矣。差  
何意也。曰欲裕課。夫同一官也。或此撤而彼不撤。或彼差而此不差。不深究其積弊所由來。而徒紛紛於  
更制變法。爲竊恩商。仍未便。而便者吏也。課仍未裕。而裕者官也。問撤差之後。積蠹清乎。充橐止乎。分肥

絕乎知其未必也。問歲差以來，鹽引銷乎，參罰少乎，私販息乎，知其未必也。人以關爲足賦之原，吾以關爲叢奸之藪，人以鹽爲目前網利之階，吾以鹽爲將來必敝之局，何則？官可易，吏必不可除，正課不已，而有常例，常例不已，而有加收，嚴考成則歸於官，計掊尅則入於吏，甚且墮其術者，枉法以徇，然前此其權尚重也。自掣肘者多，而悉索益繁矣，關安得不困，額可缺，羨必不可免，商綱之外有割沒，割沒之外有包賄，斂有餘則藏於家，數不足則委之屬，甚且躁於進者，託溢以獻，然祇此引尙可行也。自盜賣者衆，而官戶益窘矣，鹽安得不困，迨關與鹽俱困，而商不行，商不行，而賦不給，賦不給，而國隨以病，彼權關巡鹽諸臣，獨擁厚費而坐視，吾不知其意何安也。故欲循已往之規，則雖關差亦可復，欲矯從前之失，則並鹽差亦可裁，而究求其可以經久而無弊者，曰：無弊弊者也。則仍不外於有治人無治法之說，爲不易，信不必問其爲部員，爲司道，爲兼攝，爲專官也。

擬上以白糖改折累民仍令全運本色草臣謝表

康熙五  
年表

伏以鳳詔降黃扉，陰雨靖碩郊之鼠，鯈魚甦赤縣，薰風起哀澤之鴻，仁卽寓於賦中，惠而不費，恩恆流於法外，權以爲經，佩聖澤之無疆，獸帝力於何有，臣等竊惟漆林不並園廛，定稅惟期於平準，米粟雖兼布縷，起賦應計夫均輸，蓋上下本一體之情，益於上者必損於下，而公私有兩便之道，贏於私者乃奉於公，則壤甿自夏晝九，有樂筐篚之便，徹糧詳於周禮，三農慶秉穗之遺，漢文蠲半租，利下要本於仁厚，楊炎行兩稅，便民亦出於權宜，惟上惟下，惟中，此先王之制也，時唯用一緩二，或庸或租或調，乃後世之條哉。

未免暮四朝三。晁家令以重粟爲言。蘇長公因錢荒有議。迨至青苗法起。遂爾蒼生禍延。賦慘於蛇蠍。新穀賣新絲。窮屋徒悲夫。秋雨政猛於虎。補不足。助不給。德音未藹於春風。望杏曉蒲。隴頭多餳米之嘆。車輸擔運。室中有懸磬之嗟。牛羊之芻牧謂何。使斯民如此其極也。鴻雁之劬勞已甚。若彼法亦安能久哉。使非值極愛民之朝。何以有不忍人之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功清六合。道穆三台。卻貢頌書。修夏王無間之德。捐租下詔。法姬宗大賚之恩。向以齊晉告饑。已沛宏恩於西北。茲因江浙重困。復灑溝澤於東南。令雖似乎維新。法則依然仍舊。謂催科而征其粟。歲貢之常也。已苦於藏粟無多。若輸納而代以金。民力實竭焉。正恐其點金乏術。西成不足以供賦。勢必指禾而償租。東作未至於逢年。甚且鬻田以辦運。雖前此以輓輸之不易。偶爾改折白糧。當今日而倍累之已深。何妨全運本色。不謀於左右。宸衷獨斷。紫綺遙降於青雲。深酌乎古今。民困重甦。白粲交輸於綠莖。菜色變爲春色。九陌曉榆柳之新春聲。惟若雷聲千畊潤桑麻之影。臣等志慙索米才愧兼金序。蕭相國之運餉功。非所及也。嘗自省於退食。讀第監門之流民表。實可傷哉。竊有志於借籌。十日雨五日風。鼓腹擊康衢之壤。九年耕三年食。厝火防曲突之薪。在今時固已安而益安。乃吾君尤宜聖不自聖。伏願識道自己。藏富於民。輸稼穡之艱難。崇節儉於服御。懼貨財之逼殖。基宥密於宮庭。因一方思及萬方。普天沐王仁之浩蕩。由一事推及衆事。率土庶績之休和。則玉燭常調。玉歷永綿於玉食。而金湯克鞏。金粟常享於金甌矣。

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論會試

從來王霸治術之不同。皆肇端於心術。霸者有駕馭一世之權。而王者則唯有胞與一世之量。何也。天下之仕者。皆吾士也。天下之耕者。皆吾氓也。舟車所濟。旁行四海。方制萬里。畫野分州。皆吾臣妾也。即其間一草一木。一飛一潛。亦莫不於吾有待。生之形。待成之理。爲上者。苟高居稱朕。清淨無爲。聽世之自爲。成固不可。即不然。政以齊之。政煩則擾。法以繩之。法敵則玩。刑甚則離。不爲探本窮源。而有所涵濡漸摩於平日。使熙熙皞皞。上追龐古之遺風。猶非所稱德盛而化神也。旨哉。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之言。請得而申論之。聖人者。以天下爲一家者也。聖人之心。以天下爲一體者也。以天下爲一家。則待天。下者。卽以待一家之道。待之。藹藹然如父子。怡怡然如昆弟。陶陶然如夫婦。一家之情。治而天下之情。治矣。以天下爲一體。則待天下者。卽以待一體之心。待之。耳目順其聰明。手足順其舉止。四肢順其作息。一體之意。協而天下之意。協矣。是以堯舜之世。有好生如天之懷。而時雍風動。文武之世。有惠鮮懷保之政。而大定永清。此數聖者。出其才智。非不可以震動斯民。而獨孜孜焉。以仁民愛物爲念。誠以仁愛者。政治之本。舍其本而他圖之。是猶雨露不施。而欲草木長養者也。乃後之人君。不知務此。習操切之名。尙申韓之術。以刑名爲道德。以法律爲詩書。始以一念之忍。卒釀數世之亂。相與嘻噏訛訛。而不可解。豈非不仁之甚者哉。若聖人在上。則不然。聖人者。天爲萬物而生者也。天爲萬物而生聖人。聖人卽體天以愛萬物。故不忍萬物之失養。則井田以治之。不忍萬物之失教。則學校以導之。不忍奪萬物之命。則常留其有餘。不忍戕萬物之生。則相安於無事。凡所以委曲而安全者。不遺餘力焉。夫而後和氣所鍾。百祥以降。人無

疵厲之虞物無天札之患化及於一家則樂易起於門內化及於一國則雍熙著於郊圻化及於天下則太和在宇宙間矣譬之春風一搖而百彙俱昌旭日始升而有生成若以之咸五登三也寧待問哉雖然仁合人已而爲言也我躬不淑遑及於物故仁民者必先自修其仁始

宋太宗論

太宗初無篡志也而其篡成於趙普嘗考諸史太祖之待太宗也至矣金匱藏盟奉教唯謹臨第視疾灼艾分痛而龍行虎步太平天子之稱又對臣下諄諄不置是太祖能以天下與人卽堯舜無多讓焉夫豆羹之賜人有德色一飯之施千金是報矧天下重器也天子尊位也一旦舍子而立弟爲太宗者少有人心亦必鏤心刻骨沒齒不忘成盟未寒天道可畏豈遂辜德賊恩如彼其極哉故卽位之初卽詔太祖廷美子女并稱皇以示一體而又循太祖待己之例命廷美尹開封德昭爲節度恪遵成命未敢墮越是知太宗初無篡志也而世俗以爲篡者謂燭影斧聲及宋后之託命德昭之自刎不踰年而改名改元數事爲可疑耳夫此數事者實不足以定其罪何也方太祖大漸太宗入侍天命已定人望攸歸所爭直旦晚間耳何至不能少待而躬爲大逆好爲之之說未必非祕授以下太原收錢塘之計未可謂篡也宋后見太宗愕然遽呼託命亦孤兒寡婦當國有大喪危疑之際慮深而情迫故不覺其言之妄發太宗卽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遷之西宮尊爲開寶皇后未可爲篡也德昭請太原之賞因待汝爲之之一言卽退而自刎以太祖元子而不得其死事誠慘矣然太宗君也父也以君而責臣從父而責從子不能諒其平日

剛烈出言過當則有之。若謂欲以一言致之死地。無論德昭未必死此一言。德昭卽死。而廷美尙存。德芳無恙。世次將及。彼將何辭以謝天下乎。亦未可謂篡也。至不踰年而改名戾。改元太平興國。此則事不師古。不學無術之小疵耳。使其果欲敗盟。則必爲欺世盜名之舉。陰懷叵測。而陽示尊崇。顧乃播諸名號。使天下指而目之。不若是其愚也。亦未可謂篡也。獨至廷美之死。則不能爲太宗解矣。廷美固無罪者也。柴禹錫之告變。盧多遜之交通。趙白熾德明之起獄。此自小人行險僥倖。逢迎構難之常技耳。於廷美何尤。乃讒言一入信之不疑。罷其府尹。留守西京。可以已矣。而又訐告者攬之。燕犒者黜之。母乃甚乎。勒歸私第。削其名號。可以已矣。而又降封涪陵房州安置。母乃甚乎。蓋此時太宗已有成心矣。踰年而廷美死。誰實死之。雖嗚咽流涕。發哀成服。遂足以謝金匱之成盟乎哉。然嘗考其始終。平心而論。太宗雖寡恩。不若是其極也。他日太子廟見還京師。民擁道喜躍。帝不懌曰。人心遽屬太子。遂置我何地。陋哉斯言。於其子且然。何有於弟姪。然由此觀之。太宗處心積慮。不過一貪富貴。患得失之鄙夫耳。未必以亂臣賊子自甘也。爾時若有公忠大臣。委曲開牖。告以太后遺命。必不可違。太祖大恩必不可負。庶幾幡然改悟。而父子兄弟之間。必不至有慚德。及考其訪傳。國於趙普。普乃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嗚呼。自有此言。而廷美死矣。自廷美死於房州。則向日燭影斧聲。及宋后之託命。德昭之自刎。不踰年而改名改元。彼數事者。雖無意。若有意矣。大義既絕。逆志已成。比後后崩不成喪。又直視固然。並形迹亦不少避矣。故天下後世。無不以篡目之。子輿氏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蓋甚之也。君子原情定罪。以爲太宗初無

篡志而成其篡者趙普也。然按以春秋誅心之法，雖直謂太宗之篡也可矣。噫！彼趙普者，既佐太祖負周世宗於前，又助太宗負太祖於後，固小人之尤哉。

府誌總論

廣平當黃農虞夏時，蓋冀州地也。周封建爲晉，三卿瓜分而爲趙。星墜昴畢，北斗主權，皆趙分。漢圖籍篇曰：陰陽之精，本在地，發於天，此天道也。王者受命於天，而辨方定位，或爲國，爲郡，爲州，爲軍，爲路，則有職方之版籍存。制度考文，與時偕行焉。有時分而他屬者，大牙相錯，就便近也。今列在畿甸，踵明舊制，屬邑凡九。永年其倚郭焉。田膏腴，食稻羹魚，賦上上。祖已訓曰：天監下民，與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殆此意歟。次曲周，田饒沃，工商販之利，賦上上。邑在二水之曲濱而周也，故名。次肥鄉，田淤於水，畝倍鍾石，賦上中。相傳爲肥義之采邑，其然乎？抑爾雅所云：水同源異流而復合者也。次雞澤，爲春秋會盟地，田鹹鹵，賦中下。澤水之瀉也，而亦名邱雞也者，其有所指耶？不可考矣。次廣平，固與郡同稱也。而古亦間爲郡，田平坦，無灌溉利，賦中中。其必抑而下屬之也，亦地氣之升降使然。次邯鄲，山也，鄆也，鄺之山，鄺於此也。田沃衍而又彌激以水，賦中上。古之大都會歟，而今也則爲傳舍。次成安，田斥鹵，多淤淖，雖畝數鍾而賈不直賦，中下陳。餘之遺蹟安在乎？今其間諸水演矣。次威，田曠莽而多磽砂，賦中下。蓋五達之衝也，而時有伏莽焉。次清河，固故國也。有甘陵在焉。今則彈丸耳。田瘠賦下，以河名而實無河，僅僅永濟當其衝也。而騷於漕矣。此地勢也。其間聰紫左護漳滏，石紫紅葛沙洛之屬，星拱而襟帶，地氣鍾爲靈傑，如頗牧奢勝。

諸人名雖顯猶有霸習。唯李文靖之相業。竇文正之理學。李忠愍之氣節。李高郵之科名。何文憲吳忠簡之經濟。王文忠元文敏之文章。尤度越焉。而有明制科中。則九尚書十二中丞爲最盛。此人事也。天地與人事相沿。則流而爲風習。而爲俗。雖氣數亦不能與之爭。史記曰。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漢書曰。士廣俗雜。高氣勢輕爲奸。隋地理志曰。質直尙儉約勤稼穡織紝。宋志曰。地雖斥鹵。人多收畜。古則然矣。今乃異甚。其儉不中禮。類於晉。遇事有激昂之氣。類於齊。儒者彬彬焉。文采可觀。類於魯。市儈之子。尙騎射而習便利。類於燕。商賈走水陸之利。如鷺類韓衛。其屈強而不馴者。主擊斷而以訟訐爲能。類秦楚。近則雕文刻鏤。曳縞履絲。浸浸乎吳越之風矣。嗚呼。移而易之。因勢而利導之。豈不賴有其人哉。豈不賴有其人哉。

### 三樹齋語小引

標爲理學名目。自宋儒始。予謂自古真經濟大文章。何者。不自理學中來。如義冠闢服。繩趨尺步。遂自命曰理學。則其視理學也亦隆矣。故先伯氏謂宋司馬溫公。明王端毅公。皆理學中人。卽明道晦庵二先生。立朝皆表表見諸行事。豈空談性命者哉。吾郡先達蔡公春臺。人皆目爲理學。吾獨深服其守蘇時。近如路見白先生。以名侍御陟開府。保障江淮。事功赫濯。人不知其爲理學。卽先生亦未嘗自謂爲理學。及觀三樹齋語。則已抉白鹿之精華。窺紫陽之堂奧矣。嗟乎。五經四書。理學宗傳也。士大夫誰不讀之。而理學家遂欲私爲己有。謂天人性命別有祕傳。欺人亦自欺矣。讀先生語。經濟也。文章也。理學也。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可以參矣。

## 李子靜出使安南序

皇帝御極七載。安南國王黎維禧擊走物統使莫元清。盡取其高平地。溟粵守土臣具以聞。皇帝不忍加兵。遣侍讀臣李仙根持節往諭之。瀕行。同人祖道國門外。見所錫龍旗玉仗。一品紺衣。咸心豔之。余獨引樽前席而言。此萬里行不易。吾輩易地自處。何以不辱命。請各籌畫於杯酒間。於是衆俱離坐。議論風發。或曰。交人井蛙耳。臨以朝廷威靈。將稽類恐後。或曰。交人素獷悍慢。上無禮。夫豈不知元清爲我服役。今不請於朝而擅加兵。此其意叵測。或曰。往年賜卹賜封。使者兩至其國。彼皆奉命唯謹。何有於今日。或曰。往年異甚。封卹之使不過成禮而退耳。今彼方忿怒相攻。而我欲以揖讓息其兵戎。於勢爲難。或曰。宜如丞舉之命張輔。或曰。宜如宣德之宥黎利。於卹李子獨目笑而不言。衆因引滿進一觴。曰。吾子必有成算。將何以不辱命。李子曰。諾。固然。交人雖狡鷙亦人也。吾情以感之。義以喻之。利害以惕之。庶其悔禍乎。衆於是停杯而願聞教。李子曰。吾始至其國。陳詔書於其庭。呼維禧而前。語以爾王與元清雖同受國命。元清實爾臣也。自登庸篡爾先君。廢世爲爾國亂臣。臣無禮於其君。則聲罪而致討之。今王復累世仇。於義誠當然。獨不思莫氏先爾奉正朔。故皇帝以爲都統。使居之高平。夫都統既中國所命。是元清卹王臣也。高平卹王土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凡諸侯有不請於天王而擅相征伐者。罪必誅。無赦。元清果有罪。爾入貢之使歲遣。何不具表上聞。得請而後發。今乃恃強吞併。兵連禍結。王何明於責元清之爲臣。而自處於不臣也。如謂大復仇之義。不及奏聞。爾黎氏未王以前。彼陳天平父子安在乎。且爾所恃者。不過兵力。